

日本主要文學領域報道
標題類型：學術論文
主題：台灣和日本的標準語言和方言的發展

姓氏：趙雲玉

系列年級：日文四年級

學校：409142209

抽象的

正文台灣日語教育史及日本標準語教育，主要聚焦標準語及日本方言，探索台灣日語發展、歷史及現狀，並可操作問卷調查，台灣日本青少年方言使用情況調查習慣和觀點，並排比較。文字上方，日本語言學家石黑圭的研究成果，「標準語言」、「通用語言」、「俚語」、「國語」、「官方語言」等。本文第一部分，近代台灣使用的語言，正文未正式實行官方方言教育時代，日治時代之前，台灣人使用閩南語或客家語，原住民語言，平埔語時期講座開始，講授日本殖民時期日語教育的歷史，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及後來台灣實施的「日語教育」過程的影響及其相似之處。順進所著的一本關於台灣語言發展和歷史在地化使用現狀的密切著作。本文第二部分，關於日本的情況，本論文導師坂本沙織教授推薦的一本書：社會語言學學者李鐫淑的「國語理念與日本語的誕生」「標準日語」的概念。標準日語定義的選擇、日語方言的分類進展以及高引用學者早野慎吾對「方言」定義的研究。受當前方言修正、方言標籤(俗稱掛狗片)等「標準語言」潮流的影響。從70年代開始，日語教育界和日本企業界逐漸修正了過度強調標準語言教育和方言「共生期」的負面影響。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分析台語的語言體系和背景，以及日本在「標準語言和方言」方面的進展。精編著作、出版文學資料、撰寫現代台語及日語相關教育政策、國語運動在台灣的到來，重點強調國語運動的到來、白話文的引進強調接受，從那時起日本的標準語言教育的實際實施情況以及現在的情況在這段中包括方言建議、詳細描述和進展比較。最後是作者對台灣和日本歷史的個人回顧。針對33歲以下的青少年，受到「日語(漢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的使用習慣與印象的影響。同一工作地點以及訪客成長地點的差異。同時，我們調查了日本30多歲及以下年輕人的行為，並比較了日本和日本年輕人的回答進展。然而，使用的語言、種族、文化背景、日本的歷史發展等等，「標準語言教育」和所擁有的「方言」是相似的，但正文立即指向這一點。出現多種角度，台語和日語的用法將會改變。

關吉文字：標準語、方言、國語、白話文、標準語教育、國語運動

一、簡介

● 研究動機

在日本金澤大學留學期間，我在國際關係學院加藤教授的社會語言學課上學習了日本標準語言的形成和日語方言的發展。縱觀現代日語的歷史和發展，這種誕生於明治時期的標準語言，讓我想起了台灣的「國語運動」（國語運動）和否定本土語言的歷史。因此，我想了解日本的標準語和方言，然後與台灣的情況進行比較。

● 研究目的

關於標準語和方言的歷史，我們將總結台灣和日本的案例，分析異同。我們也會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解釋年輕人的看法。

● 先前的研究

1895年（明治28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公共演講系教授的上田萬年宣揚日語「標準語言」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標準語言的概念首次出現。此後，圍繞著民族意識、日語教育、方言等民族語言的爭論開始並持續到戰後。戰後，隨著名稱從標準語言轉變為通用語言的轉變，國語的含義及其與方言的關係似乎逐漸改變了。Kei Ishiguro（2013）對標準語言的定義與意義解釋如下。

標準語言很難定義，但它被認為是一種很大程度上滿足以下六個面向的語言。

- ①共同語言方面：即使是不同方言的使用者也能共同理解的字。
- ②官方語言方面：由法律規定的、在社會（典型的是國家）中發揮官方作用的語言。
- ③ 高多樣性：主要用於該社會的政治、商業等方面的詞彙。
- ④ 民族語言方面：與社會特徵密切相關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教學的語言。
- ⑤ 規範（規定）方面：具有書面文字並具有明確正字法的單字。
- ⑥描述方面：文法、發音規則明確、有字典可查的單字。

（略）就日語而言，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上述六個條件的日語變體，但它們通常被認為是通用語言。日語沒有被法律承認為官方語言，也沒有嚴格的拼字法。《法院法》規定法庭使用日語，文化廳也規定了書寫標準，包括常用漢字列表，但約束力不強。

日語發音口音詞典（日本廣播出版協會）努力學習標準口音，但普通人並不真正在意自己的口音，像NHK播音員那樣說話並不是我會的。

儘管有從（四）「國語」角度來規範語言的舉措，但也確實是，人們對過度語言管制的戒心，是由於對「國語」的悲慘記憶而產生的。

結果，當前的日語已經成為一種鬆散的規範，日本的社會語言學家似乎更喜歡「通用語言」（嚴格來說，「國家通用語言」）這個名稱，而不是「標準語言」。

但是，如果完全滿足①到⑥全部的語言成為標準語言，則被視為標準語言的各個國家的語言將與標準語言產生偏差，並且不會被視為標準語言看起來很複雜。

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將易懂性置於嚴謹性之上，以國家通用語言為標準語

言，並將通用語言限定為①所列意義¹。

此外，Kei Ishiguro (2013)指出了俚語的定義如下。

在社會語言學中，俚語被強調為與標準語言相對立的概念。俚語並不意味著俚語，而是紮根於該地區的日常生活用語 (Fujiwara 1949)。所有方言，包括東京方言，都被視為俚語。

在社會語言學中，正如「標準語言」並不意味著高階語言一樣，「俚語」或「XX方言」也根本不意味著低階語言。然而，俚語和諸如XX方言之類的表達方式與生活中使用這些詞的人的身份有很強的聯繫，因此“俚語”和“XX方言”等表達方式與他們的身份有很強的聯繫。在生活中使用這些字詞的人接觸到了價值觀²。

本文討論了日語教育，石黑一雄在同一本書中對「日語」的概念進行瞭如下描述。

國語是一個國家的象徵的詞語。

在一個國家內，具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們會根據這些價值觀形成群體，如果不加以控制，他們往往會分裂。尤其是當一個國家內不同種族共存時，這種可能性就會增加。

因此，與民族主義和宗教一樣，語言常被用來作為維護民族認同的手段。那就是日文。

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一是人民，二是土地。因此，國語往往是人們傳統上使用的語言或植根於該國領土的語言。

就日語而言，「國語」一詞的使用方式非常獨特，通常見於「日語教育」和「日語字典」等表達方式。由於「日語」一詞與上述含義相同，因此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用法是有問題的，不僅居住在日本的韓國人使用它，而且日本後裔等新移民的孩子也可能使用它。

另一方面，官方語言是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事務中使用的語言，通常由法律規定。事實上，它被用於這種實際情況也意味著它也被用於企業實踐和其他公共論壇。

就日本而言，雖然沒有規定國家語言和官方語言都是日語，但既然絕大多數人都這麼認為，也算是既成事實了³。

由於本文將大量參考石黑一雄先前引用的著作《日語是由氣氛決定的》，因此國家通用語言將被稱為標準語言，俚語將被稱為方言。此外，本文所討論的台灣國語是中華民國的國語，即所謂台灣國語，為方便讀者理解，將其稱為「國語（中文）」。關於閩南語這個名字，如果看定義的話，廣義上包括台語，狹義上則指台語所依據的閩南語。為了避免誤解，本文討論的閩南語是台灣語，即所謂台灣

¹ Kei Ishiguro (2013) 「日文是由空氣決定的」 (東京：弘文社)，第 52-56 頁。

² 同上，第 56-57 頁。

³ 同上，第 256-257 頁。

閩南語，是台灣地方語言（方言）的一種。

2. 方法論或研究方法、實施方法

在進行研究時，我會參考有關台灣和日本語言發展和歷史的專業書籍、論文和先前的研究。此外，還將向台灣人和日本人發放問卷，收集和分析他們的習俗和觀點，包括語言使用率和案例、方言圖像。而且，關於研究人員的人際關係，收集的數據主要來自居住在台灣北部的20多歲的年輕人，而⁴⁵⁶數據主要來自居住在中部和九州地區的20多歲的日本人⁷。

台灣使用的地方語言有好幾種，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和平埔語等，但閩南語是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因此據說閩南語是最常用的語言。因此，在本文中，我將主要討論閩南語作為台灣當地的語言。

3 主要理論

(1) 台灣

1. 台灣的語言發展

20世紀初以來，台灣社會的語言使用及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日治時期（1895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統治初期（1945年至1986年）、戒嚴解除後（1987年至今）。

台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前，使用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平埔語等當地語言，可以算是母語。在日本殖民時期，從日本在台灣設立的政府機構、總督府，到警察局、學校，基本上都使用日語，所以日語可以說是當時台灣的國家語言和官方語言。此外，日語教育從殖民時代開始就開始實施。1937年，帝國開化政策開始，更加大力鼓勵日語教育。那是一個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用閩南語、各民族語言和地方語言的時代，在家說日語的人受到優待⁸。帝國化政策開始後，各種民族語言被禁止，但這段時期只持續了八年。這種情況遠遠沒有消除當地語言，因為許多人繼續在家裡和朋友之間使用當地語言。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50年間，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日語教育，許多台灣人不只會說母語閩南語、客家話，還會說日語。也就是說，日本殖民時期常用的語言是各種當地語言和日語。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接受中華民國統治。當時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所以有相當多的台灣人用日語說話和溝通。為了消除日本的影響，將日本化的台灣人轉化為中國人，國民黨政府制定了重建台灣文化的政策。根據台灣文化重建政策，其中一項政策就是「國語運動」（國語教育政策，國語運動=現在的台灣華人）⁹。「國語運動」是一項傳播國語（普通

⁴2023年12月13日至19日期間，我在我的Instagram和Dcard（一款面向大學生的應用程序，可讓您分享與大學生活相關的信息）上發布了一項名為“語言使用調查”的調查。採集樣本數為92個。

⁵指新潟縣、石川縣、福井縣、富山縣、長野縣、山梨縣、靜岡縣、岐阜縣、愛知縣。

⁶指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大分縣、熊本縣、宮崎縣、鹿兒島縣。

⁷從2023年12月13日到19日，我將在我的Instagram和Dcard（一款為大學生提供的應用程序，允許您分享與大學生活相關的信息）上發布一份題為“關於方言的使用”的調查。採集樣本數為53個。

⁸王金澤（2002）《日治時期殖民教育政策回顧》，《公民教育報告》，11，152。

⁹黃英哲（2002）“戰後台灣“國語”運動的發展：論魏建功的作用”，《法學研究》，75-1，第402-403頁。

話、普通話)的計劃,是一項強烈禁止在公共場合使用其他語言的政策。張學謙(2013年)指出¹⁰,「1945年至1969年的國語運動是『禁日文、講國語』」。1966年前後,日本文化和日語的影響力明顯下降,方言成為國語推廣的最大障礙。此外,為了讓台灣人民進一步中國化,據報道,當時的政府從1970年¹¹起就開始消滅閩南語、客家話和原住民語言等本土語言和地方語言。那些在學校說方言的人被要求站著,脖子上掛著方言標籤。據說自由化時期是¹²從1987年開始的。關於日語教育政策的時期,藤井久美子(2003)將日語教育分為三類:「日語的中國化」(1945-1949)、「日語的絕對化」(1950-1986)和「日語的多樣化」。¹³在多元化之前,關於年代劃分的想法略有不同,但很明顯,各種地方語言都受到了強烈的壓制。

1987年,戒嚴解除,大陸化時代開始,「國語運動」結束。經歷過國語運動的台灣人,可以說流利的國語(台語普通話),現在大多數人以國語作為主要的閱讀和寫作語言。另一方面,經過50年的日本統治和40年的國民黨政府,許多當地語言都處於衰落的邊緣。特別是,不會說當地語言的年輕人數量正在增加。為此,政府開始實施「母語教育」、「本土教育」(家鄉教育)等復興方言的政策。為了能夠說當地語言,有必要在家裡自然地學習它,而不是在學校學習它。然而,自1980年代以來,由於日語運動,在家中講當地語言的人數逐漸減少。由於他們主要與家人說日語,不會說當地語言,因此造成了即使實施語言教育也收效甚微的情況。如上所述,本土語言的衰落被認為是台灣當前的語言問題。戰後台灣使用的語言是台灣普通話(1949年以前的普通話),作為國語、官方語言和通用語言。台詞、客家話、原住民語言等地方語言早已成為方言。

2. 台灣閩南語的歷史與本土化

台灣人的祖先是17世紀至19世紀從中國閩南泉州、漳州、廣東潮州移民過來的人。台灣閩南語是在閩南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此外,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50年,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日文教育,日文的表達方式已滲透到台灣。目前,人們認為台灣閩南語中仍殘留著一些與日語相似的日語詞彙和表達方式。二戰結束後,台灣由中華民國統治,政府實施國語運動(國語教育政策)。在推動日語教育的同時,禁止說其他語言和方言。根據這項政策,日語、閩南語、客家語等方言在台灣被全面禁止使用40年。1987年起,重新開放閩南語、客家話等方言以及其他語言的使用。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閩南的定位有了重大變化。自從台灣人的祖先移居台灣以來,閩南語就是台灣的通用語言。而且,日本人到來後,日語成為台灣的國語、官方語言、通用語,而閩南語等當地語言則被視為方言。中華民國到來後,以普通話(現為台灣漢語)為國語,閩南語被嚴格禁止,進一步降低了其地位。解嚴後,當地語言的復興開始了,但仍有進步的空間,因為在經歷了國語運動的台灣,有許多不會說閩南語的台灣人。

¹⁰ 張學謙(2013)“台灣語言政策變遷分析:語言與語言學視角”,台東大學人文學報,3-1,第57頁。

¹¹ Masayoshi Matsunaga(2004)“戰後台灣的‘國語’問題”,一橋論莊,131-3,頁157-158。

¹² 張學謙(2013)65頁。

¹³ 中川仁(2009)《戰後台灣的語言政策:國語同化政策與多語言》(東方書店),第46頁。

3. 台灣閩南語的使用現狀

約書亞·菲什曼(Joshua Fishman)指出,“人們對語言的選擇和使用會根據對話的主題、環境和情況而有所不同。”《台語使用與態度初探:易高雄,台北2015》(鄭安秀,2015)將對話主體定義為「內在客體(祖父母、父母、阿姨、叔叔、兄弟姐妹、自己,它將場景分為「正式場景(百貨公司、便利商店、工作、上課等)」和「外部主體(同學、朋友、辦公室職員、醫生、神道士、陌生人等),講述」。故事、問路、演講等)和非正式場景(傳統市場、大排檔、祭祖、寺廟、陵墓、衝鋒、做夢、唱歌、聽歌、打鬥等),並進行了分析透過對台北和高雄居民進行問卷調查。顯而易見的是,人們會根據所談論的內容使用不同的語言。當與內心世界的人交談時,隨著聽者年齡的增長,閩南語的使用似乎會減少。當我與比我年輕或與我同一代的人交談時,我比閩南語更常用日語。另一方面,與外界溝通時,則較常用日語。使用的語言也根據情況而有所不同。在正式場合,日文的使用率非常高。在非正式場合,它並沒有那麼昂貴,閩南語更常用於傳統市場和祖先崇拜。從年齡層來看,年輕人傾向使用日語較多,老年人使用閩南語較多,中年人傾向使用日語較多,但差異較大¹⁴。換句話說,閩南話在「在家」、「與老人交談時」、「非正式場合」等使用上有趨勢,而且年齡越大,使用閩南語的比例越高。

(2) 日本

1. 日本標準語言和方言

根據李龍淑(2012)的《「國語」思想》,1895年(明治28年),上田萬年做了題為「論標準語言」的演講,並為第一次將「標準語言」的概念引入日本,顯然是他向公眾介紹的。上田說,「標準語言」的基礎必須是「受過教育的東京人所說的語言」¹⁵。根據1904年(明治37年)《神城小學》的記載,標準日語是“東京中產階級社會的語言”,“是以東京山手地區受過教育的階層的語言為基礎的”學校讀者編撰章程“”首次得到澄清。標準日文可以說是東京的方言。在日本,根據地區的不同,有各種各樣的方言,但大致分為東日本方言和西日本方言。西日語方言包括四國方言、近畿方言(關西方言)、中國方言;近畿方言包括京都方言和大阪方言,大阪方言又分為攝津方言和泉州方言。基於地理劃分的語言稱為地區方言。方言也可以根據語調、詞彙、文法等來區分。¹⁶此外,Hayano(2007)對方言的定義如下。

「方言」一詞是(省略)一般大眾,常用於全國不使用且有地區差異(受地區限制)的生僻詞(尤其是詞彙),例如menkoi。具有地域差異的語言元素不僅限於詞彙,它存在於語音、文法等語言學的各個面向。方言是 一是它用來指稱具有地域差異的個別語言元素¹⁷。

¹⁴ 鄭安秀(2015)《台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易高雄、台北兩區實例》,《高雄文學》,5-2,頁44-63。

¹⁵ 李龍淑(2012)《「日文」的思想》(岩波書店),第264頁。

¹⁶ 石黑圭(2013)第50-51頁。

¹⁷ 早野真吾(2007)“日語教育中的地域語言教育(1):方言、標準語言和共同語言”,宮崎大學教育學部學報,第16頁,第137-138頁。

2. 推廣規範語言、矯正方言

江戶時代，在強大的封建幕府制度的背景下，方言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1869年遷都東京，東京成為近代日本國家的首都，成為事實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政府尋求在政治和社會上將國家統一為中央集權國家。明治時期的這種社會狀況要求制定國語、統一全國語言等政策¹⁸。1902年3月成立了日語調查委員會，並於7月宣布了一項決議，對文字、音素和方言進行調查。最終目標是建立「選擇標準詞語」的語言規範。1904年（明治37年），第一本國語教科書《神城小學讀本》編寫完成，開始了標準語文政策，即所謂的標準語文教育。有時標準語言教育走得太遠了。作為推廣標準語言的手段的「方言標籤」最早於1903年左右在沖繩使用，並從1937年「民族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始在沖繩的中小學中廣泛使用，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根據Kei Ishiguro（2013）的說法，方言標籤是用木頭或厚紙製成的標籤，掛在學校說方言的學生的脖子上。就沖繩而言，方言標籤制度並不是中央政府強加給他們的。「方言標籤」出現的背景和原因是沖繩縣學習日本本土語言的熱情的出現和高漲¹⁹。根據“沖繩方言標籤”，“方言標籤”不僅證明了老師們在普通話教學上過於熱心，也證明了人們的學習熱情已經過熱。換句話說，沖繩老師和家長利用方言卡幫助孩子學習標準日語，為他們未來的幸福做準備。在標準語言教育時代，沖繩的標準語言教育特別嚴格，但日本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消除方言、讓學生只使用標準語言的嘗試。於是，這段時期被稱為消滅方言的時代，對方言的評價變得完全負面。此外，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由於中央（東京）取向的興起，學習標準日語和正確的方言被認為很重要。1947年（昭和22年），文部科學省的課程大綱指出，日語教學的目標是「盡可能糾正方言、口音和舌頭纏結，使語言更接近標準語言。」²⁰。1951年（昭和26年）日本版小學課程大綱也指出：「對於日語教育，口語可以在家庭和社會中自然學習，因此在學校裡，錯誤，特別是方言和口音，應該被糾正。」予以糾正。三河町文化雜誌編輯委員會（1969年）關於方言修正的規定如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方言的使用數量是了解教育傳播和文化變遷的晴雨表。我們願共同努力，盡快減少方言的使用²⁰。

3. 方言的衰落與復興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方言重新發現的時期。回顧地域和方言，人們對方言的衰落產生了危機感。在日語教育領域，「標準語言」一詞已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通用語言」。1969年（昭和44年）國中課程大綱要求孩子們了解共同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那時，通用語為雅、方言為俗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對方言的評價也逐漸走向中性²¹。而且，可以同時使用通用語言和方言的想法已經形成。在1990年代開始了方言與通用語言共生的時期，人們開始認識到方言的豐富性及其價值和作用。根據1989年（平成1年）國中課程大綱，日語課的目標變成了

¹⁸ 德川總研（1979）《日文方言地圖》（中幸新書），第201頁。

¹⁹ 石黑圭（2013）第62-64頁。

²⁰ 三河町文化雜誌編輯委員會（1969）《三河町文化雜誌》（三河町政府）。

²¹ Fumio Inoue（2007）「改變方言，移動標準語言」（Chikuma Shobo），第37-39頁。

「幫助學生理解共同語言和方言所扮演的角色」²²。方言也作為娛樂、地域特色和文化被保留下來。

（三）台灣與日本比較

1. 標準語言與方言的關係

從一般定義來看，普通話（漢語的標準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的普通話、中華民國使用的國語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使用的語言。關於中華民國及現今台灣所使用的「國語」一詞的由來，「國語」（國語）一詞自1910年開始在中國（當時的清朝）使用，包括標準語言的含義。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繼續統一全國語言。民國建立「國語」時，首要任務是統一發音，1924年決定以北京話為主。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逃往台灣，繼續使用「國語」一詞，實行國語教育政策。此後，台灣學校的學生開始學習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時期的普通話和北京話，即所謂的現在的台灣普通話。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國語—台灣普通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中國標準語言之一。另一方面，台灣閩南語是在閩南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言，17世紀至19世紀期間一直被用作漢語的方言。此外，台灣客家話是以清朝時期移居台灣的客家人的語言為基礎的，其中包含許多台灣閩南語的借詞。因此，台灣閩南語和台灣客家話可以說是漢語的方言之一。從語言上來說，台灣原住民語言屬於南島語系（南島語系），被認為與漢語無關。

在日本，明治時期，從各種方言中選擇了東京方言，即所謂知識階層的語言，並以此為基礎創建了標準語言。標準日語是基於東京中產階級社會的語言。另一方面，日本方言大致分為「大陸方言」、「琉球方言」和「其他方言」（阿伊努語、威爾塔語、尼夫赫語等）。其中「大陸方言」和「琉球方言」被認定為日語，被稱為日本-琉球語系。阿伊努語、維爾塔語和尼夫赫語在日本列島北部使用，但它們與日圓語系屬於不同的血統。

從語言譜系上看，台灣使用的標準語是幾種標準漢語語種之一，而閩南語和客家話是漢語方言中的兩種。土著方言屬於南島語系。另一方面，日本使用的標準語言是標準日語，大陸方言和琉球方言被認定為日語方言。日本列島北部使用的阿伊努語、威爾特語、尼夫赫語與日語屬於不同語言。由此可見，台灣和日本所使用的標準語的形成以及語言譜系中標準語與方言的關係是相似的。

2. 方言使用狀況（青少年）

2023年12月13日至19日，我將在我的Instagram和D卡（一款為大學生提供的應用程序，可讓您分享與大學生活相關的信息）上發布一項名為「語言使用調查」的調查。問卷的第一部分調查了個人資訊。在92份回覆中，20歲以下的受訪者有23人（25%），21-30歲的受訪者有65人（70.7%），31-40歲的受訪者有1人（1.1%）。由於筆者的人際關係中，30歲以下的人佔受訪者的一半以上，因此本文將分析台灣年輕人的語言使用狀況，並聚焦在30歲以下的世代。

首先，從出生地來看，88位²³30歲以下受訪者中，北方地區52人，²⁴中部地區

²² Kahoru Imamura (2002) “方言和共同語言教育的可能性：從實用方言學的角度來看2017年課程指南和初中日語教科書”，Geibun Kenkyu, 123-1，第123頁。

²³ 指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

²⁴ 指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11人，南方地區11人²⁵，東部地區1人，偏遠海島地區12人，²⁶²⁷1來自偏遠的島嶼我來自海外。目前居住地，北部63人，中部3人，南部有9人，東部有0人，偏遠島嶼4人，海外有9人。由於本文根據出生地分析語言使用情況，因此由於樣本量不足，分析中不包括來自東方和海外的人（各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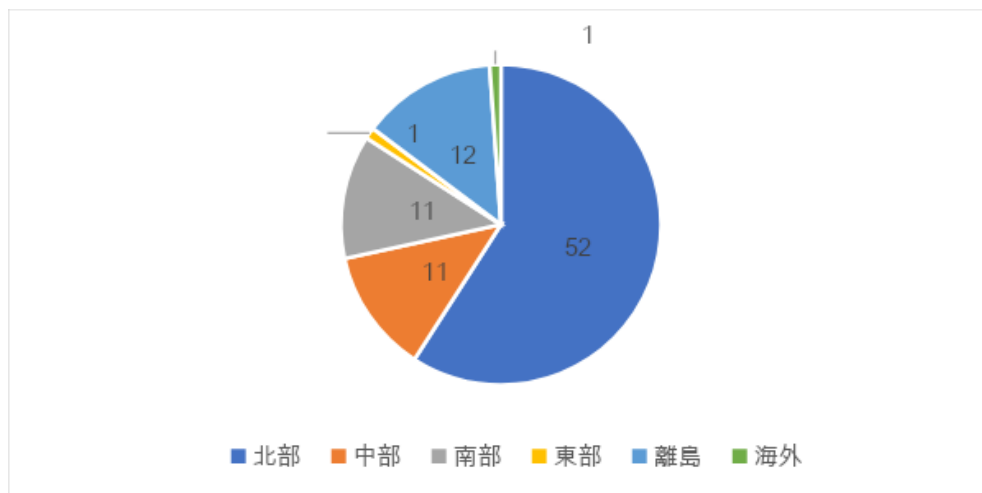


圖1 受訪者出生地（台灣）

我們調查了四種語言的語言熟練度和使用情況：漢語（中文）、閩南語、客家語和土著語言。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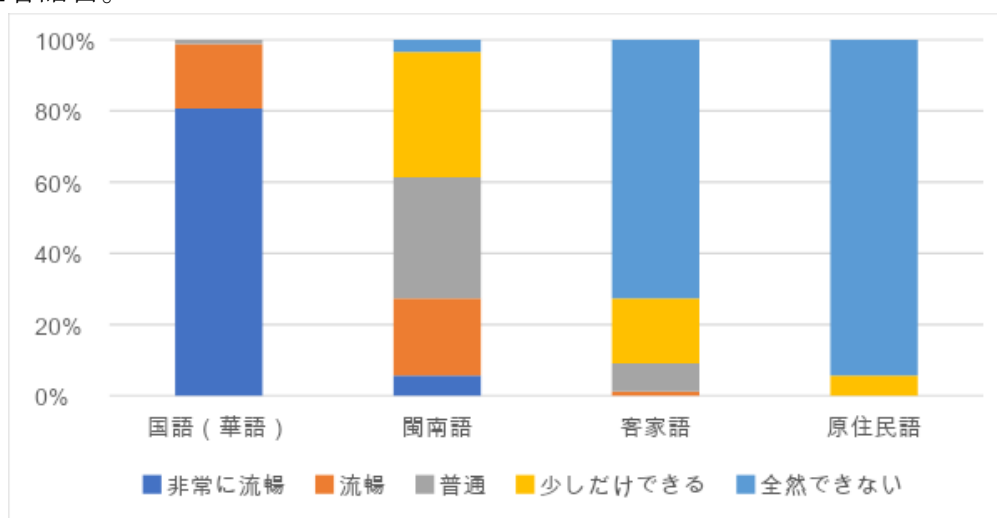


圖2 各種語言能力自評（台灣）

²⁵ 指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²⁶ 指花蓮縣、台東縣。

²⁷ 指澎湖縣、金門縣、馬祖縣。

²⁸ 中川仁（監督、解說）、王啟明（解說）（2019）《日治下的台語、客家話、卡語材料》第三卷 根據《邦戈研究》統計，台灣原住民語言有23種。雖然各部落的原住民語言差異很大，但為了從更廣闊的角度研究台灣的語言使用狀況，本文將使用「原住民語言」一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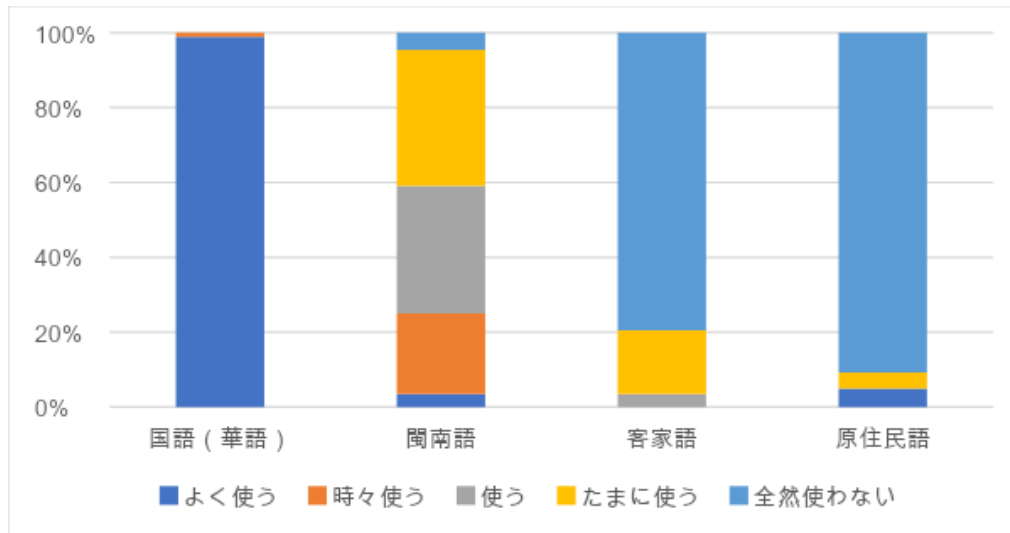


圖3 各種語言的使用頻率（台灣）

從各種語言的能力評估和使用頻率來看，大多數受訪者對自己說普通話（通用語）和國語普通話的能力充滿信心，並且使用率極高。此外，雖然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會說閩南語，但其說話程度和使用率低於日語，能說和使用客家語和原住民語言的受訪者人數較少。

在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這三種地方語言中，閩南語是大多數受訪者說和使用最多的語言，所以這裡我們將根據閩南語的熟練程度和使用頻率來計算「閩南語的熟練程度和使用頻率」。關於地區。」我想比較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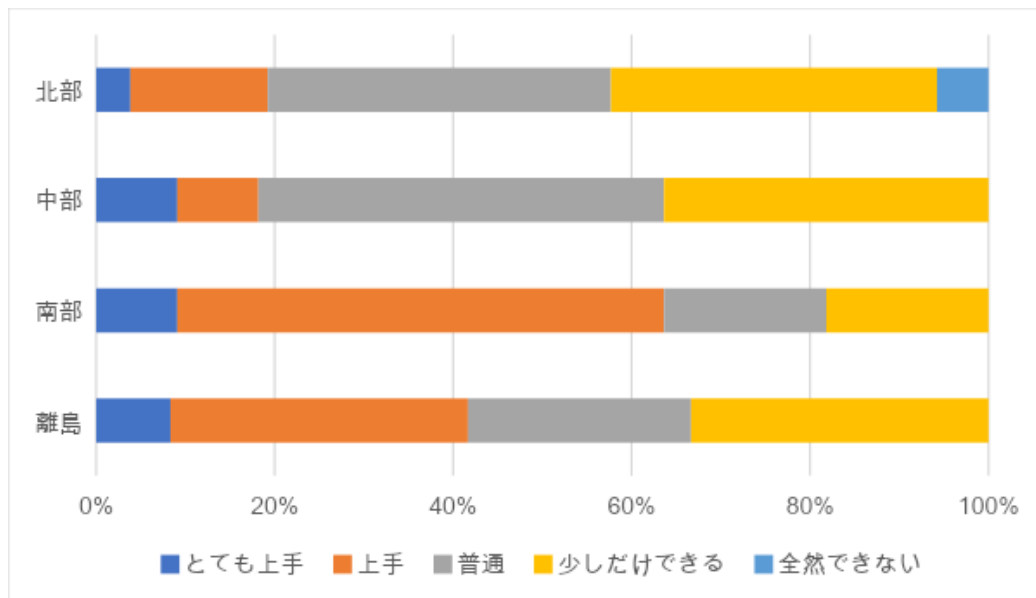


圖4 閩南語能力自我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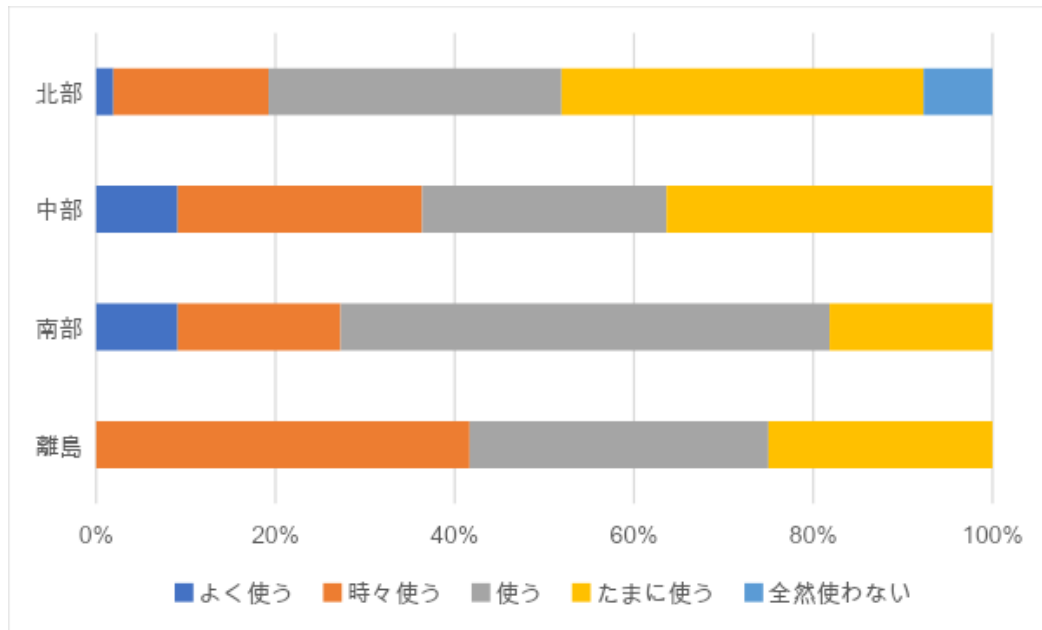


圖5 閩南語的使用頻率

分別看北部、中部、南部和偏遠島嶼四個地區，在所有受訪者中，南部和偏遠島嶼的閩南語熟練程度和使用率高於北部和中部地區，這一點在南部地區。

關於各種語言的使用狀況，²⁹我們參考鄭安秀（2015）的研究，將上述數據分為“內域對象（祖父母、父母、阿姨、叔叔、兄弟姐妹、孩子、孫子等）”和“外域目標（同學、同事、老師、老闆、職員、陌生人等）、正式場合（百貨公司、便利商店、工作場所、學校等）和非正式場合（傳統場所）。等），並根據談話的主題和地點調查受訪者所說的語言。首先，針對「您與下列人交談時最常使用哪種語言？」的問題，以下是來自北部、中部、南部和偏遠島嶼的人們的回答。

²⁹ 鄭安秀（2015），第46-6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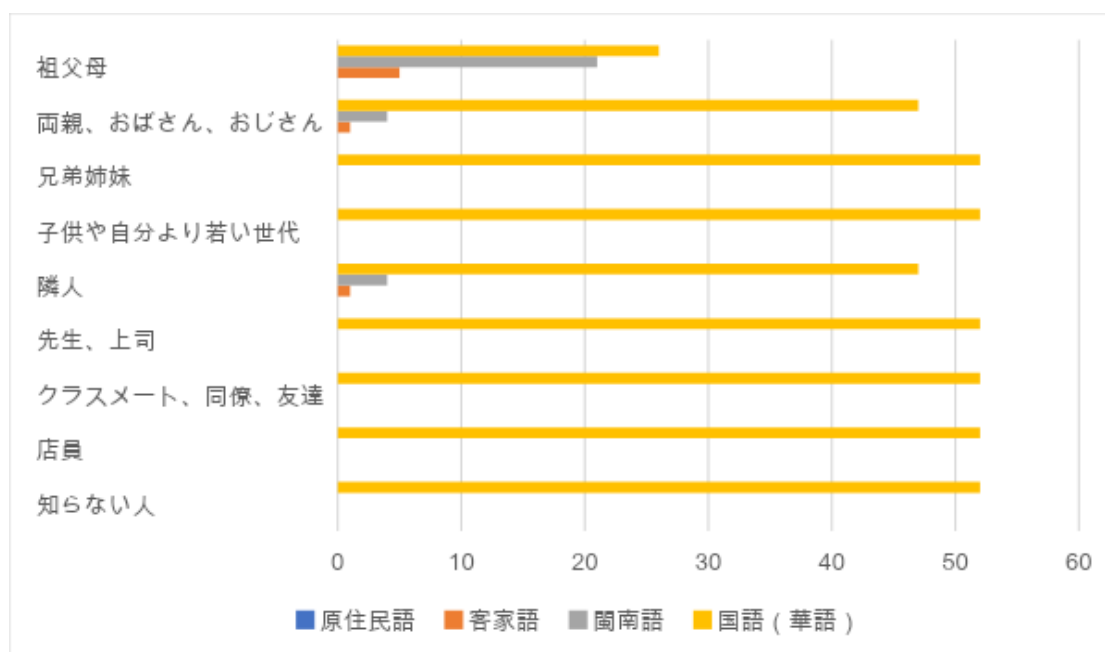


圖6 根據對話目標選擇語言（北部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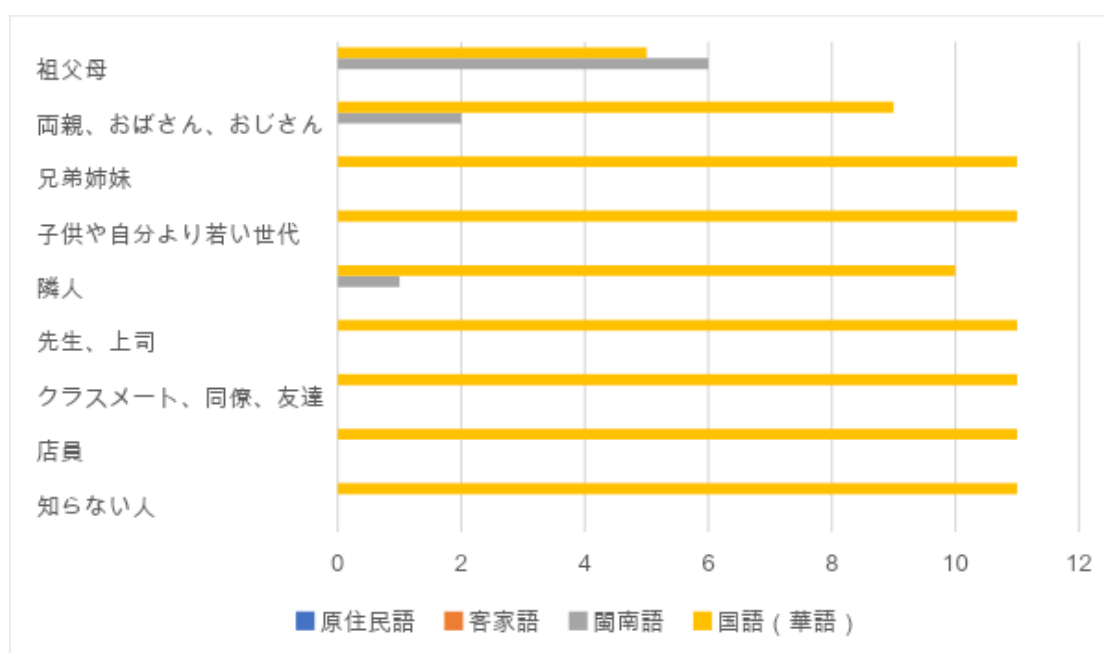


圖 7 根據對話目標選擇語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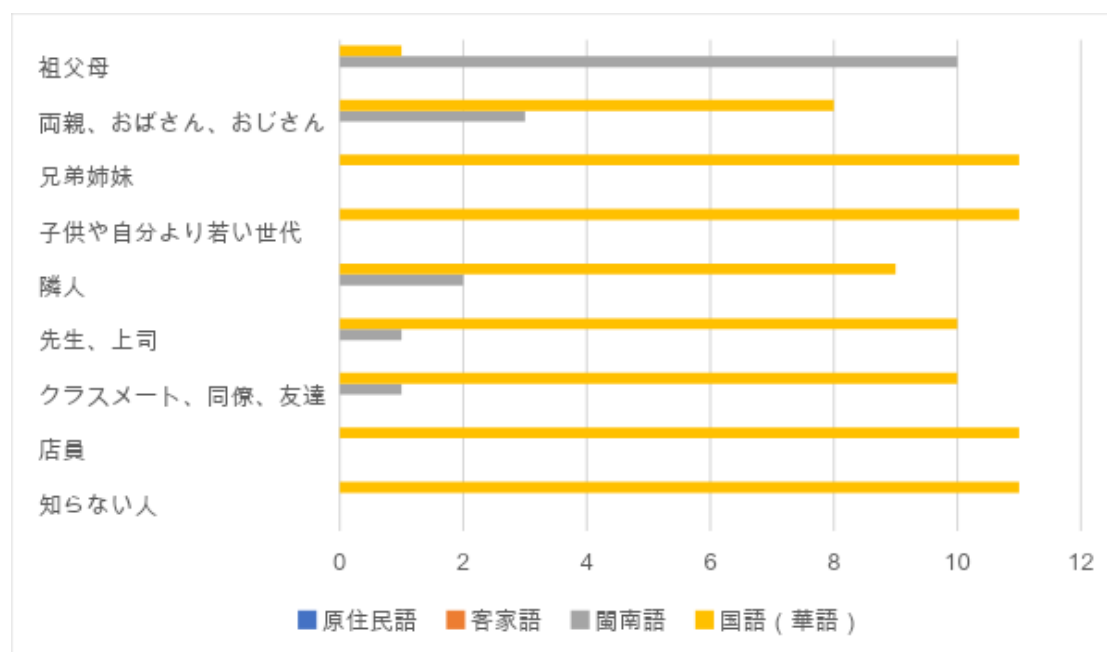


圖8 根據對話目標選擇語言（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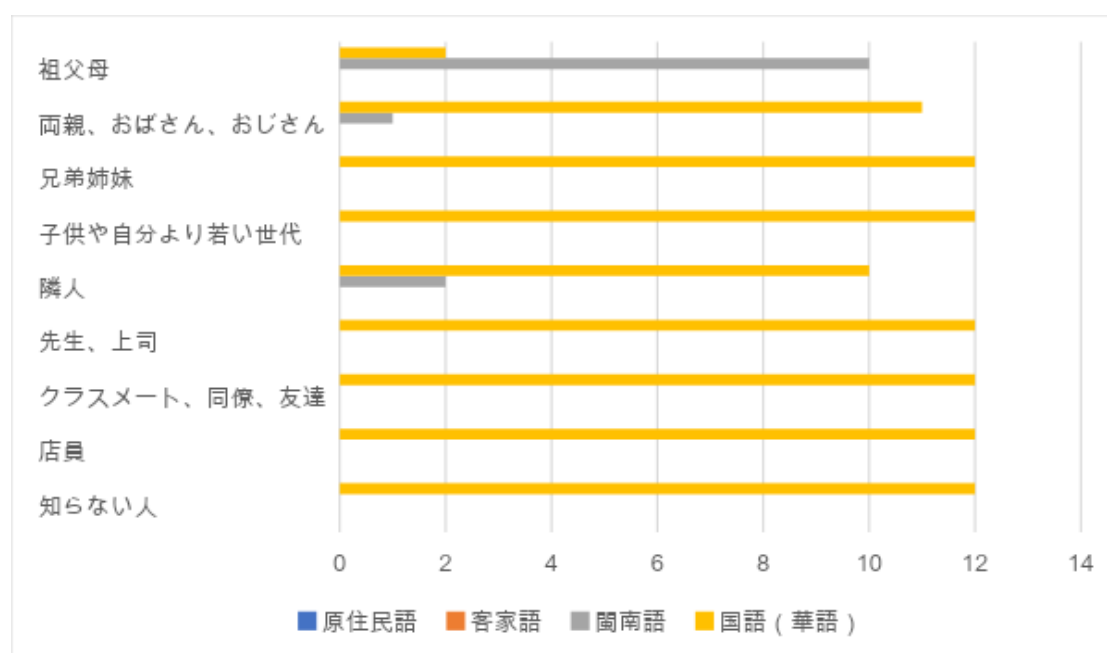


圖9 根據對話目標選擇語言（偏遠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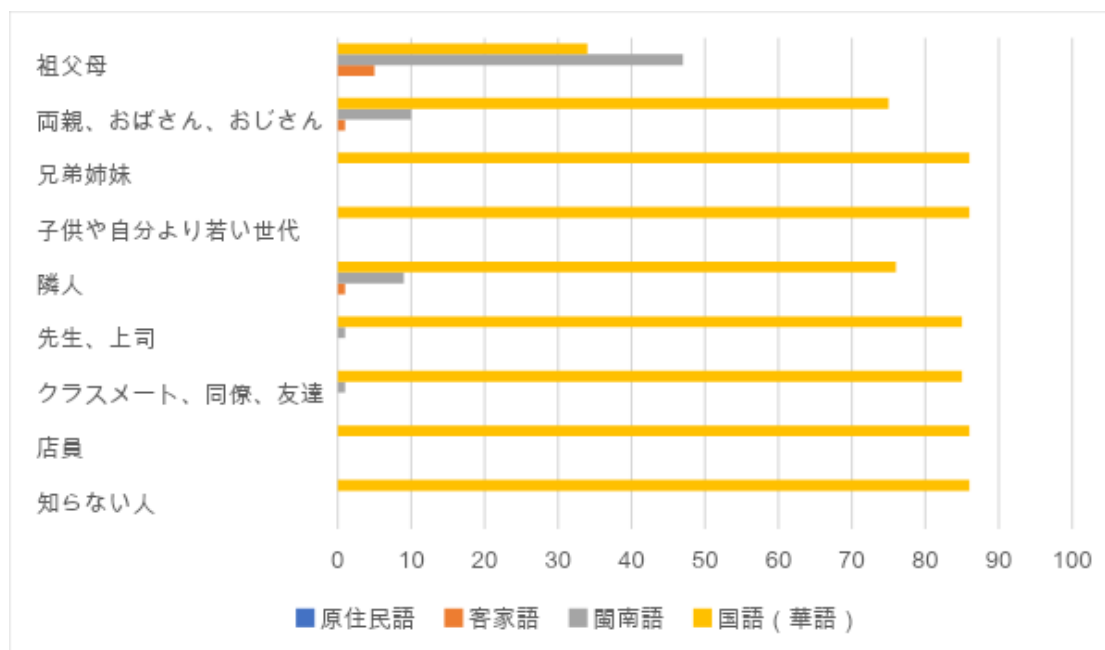


圖10 依對話對象選擇語言：全台灣（不含東部及海外）

根據上述調查，與祖父母交談時經常使用當地語言（尤其是閩南語），而與祖父母以外的人交談時則更多地使用國語（漢語）。這種現象與台灣的會話科目語言能力和日語教育有關。從1970年代左右開始，當時的台灣政府消滅了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等本土語言，大力推行國語作為國語的教育。接受過這種日語教育的人是40歲到50歲之間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受訪者父母世代。自1987年以來，針對當地語言的負面評價和政策已經停止，但漢語作為國語的地位仍然受到重視。因此，50歲以上的人日語能力較高，養成了用日語說話的習慣。另一方面，在我的祖父母輩（60歲以上）中，接受過漢語（中文）教育的人很少，而且由於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使用當地語言，他們對漢語的了解程度也較低。會說日語，但說日語的頻率不高。因此，他們在與祖父母交談時傾向於使用當地語言。此外，「與祖父母交談時使用當地語言」的現象在南方地區和偏遠島嶼的人們中尤其明顯。

接下來是受訪者根據位置所選擇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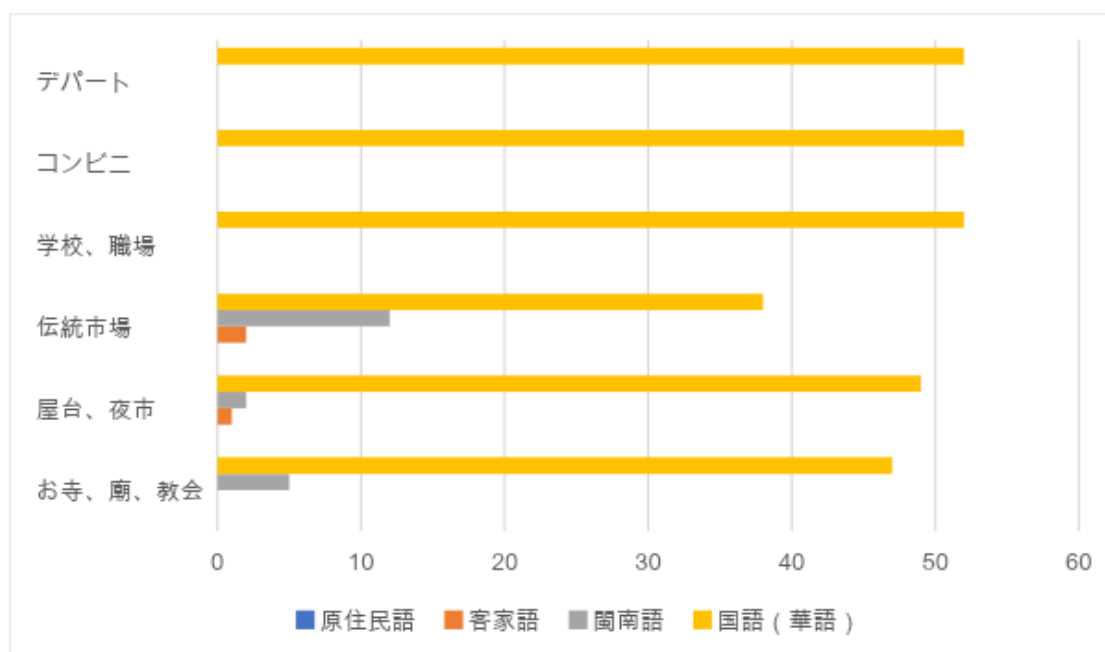


圖11 按地點選擇語言（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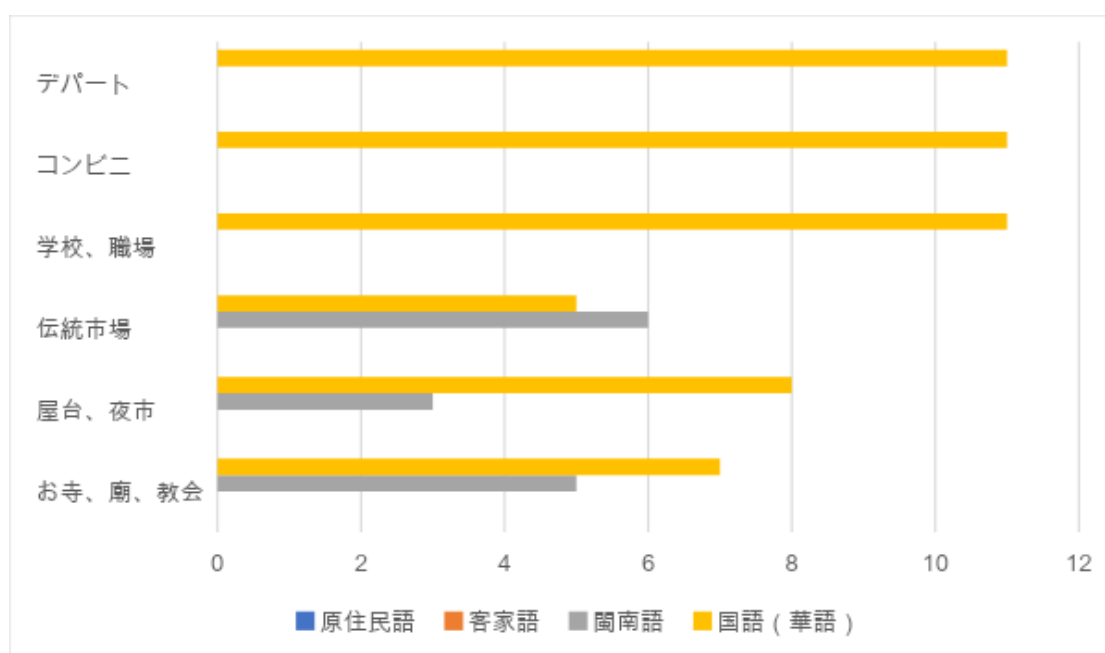


圖 12 按位置選擇語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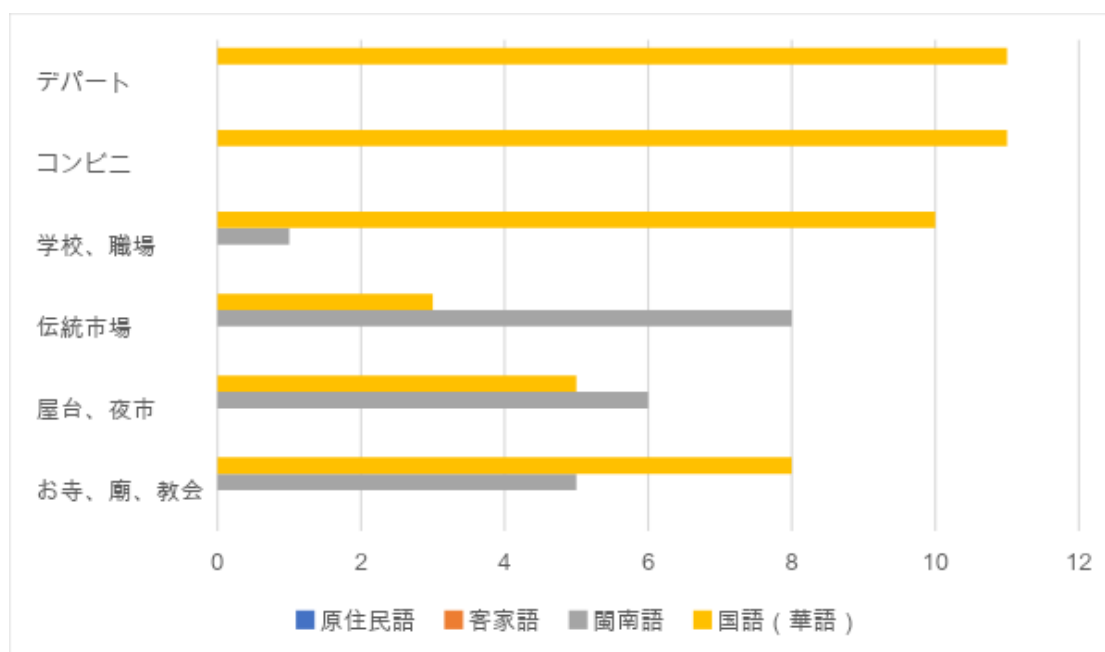


圖13 按地點選擇語言 (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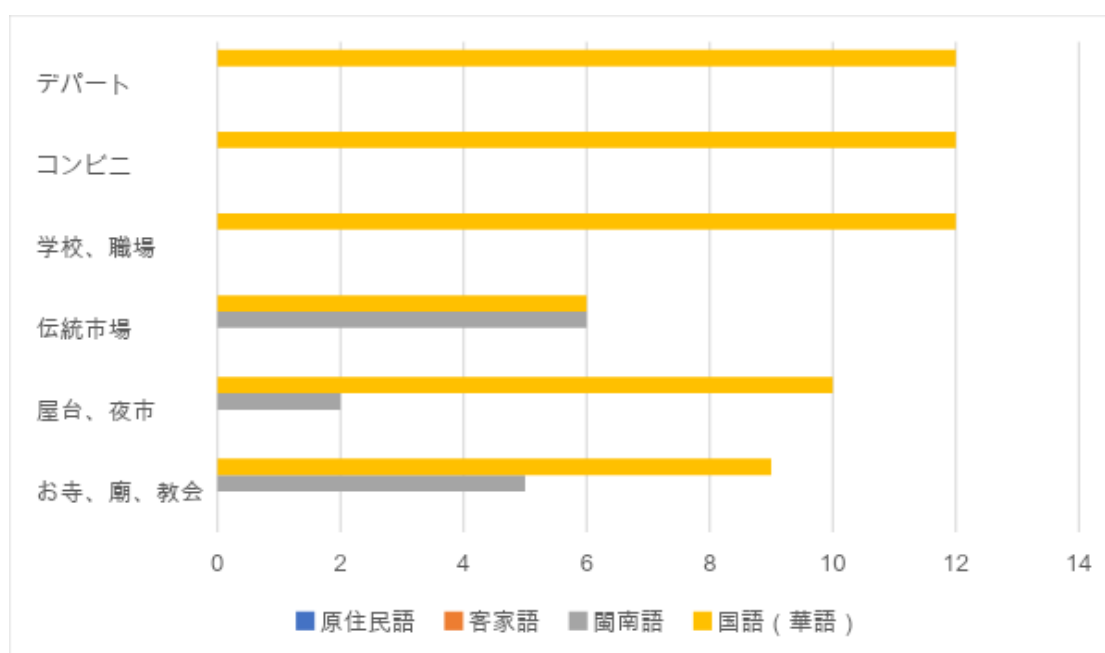


圖14 按地點選擇語言 (偏遠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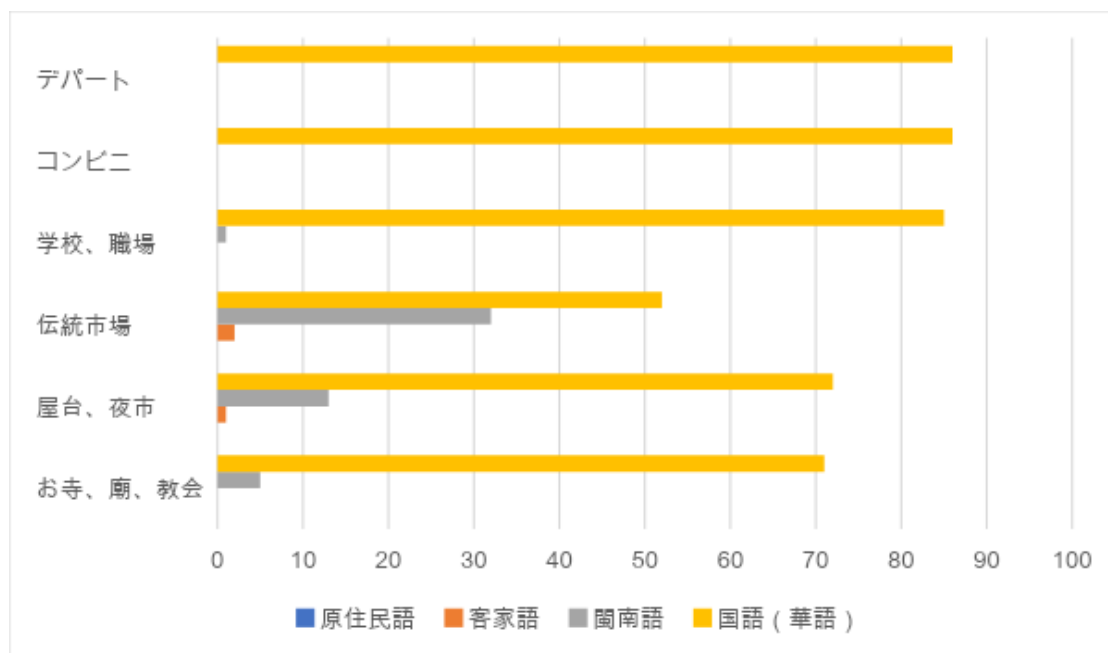


圖 15 基於地區的語言選擇：全台灣（不包括東部和海外本地人）

整體而言，受訪者傾向於在傳統市場、大排檔/夜市、寺廟、陵墓和教堂等場所使用當地語言，但主要選擇的語言是國家語言（中文）。分區域來看，中南部地區和偏遠島嶼的人們使用當地語言的比例高於北部地區，尤其是中南部地區的人們更明顯。

以上是在台灣進行的調查，接下來我們針對日本人進行了同樣內容的調查。從2023年12月13日到19日，我將在我的Instagram和Ditto（一款為大學生提供的應用程序，允許您分享與大學生活相關的信息）上發布一份題為「關於方言的使用」的調查。問卷的第一部分是個人資訊。53 則回覆中，有效回覆 50 則。50名受訪者中，20歲以下（含20歲）23人，21歲至30歲之間27人。因此，我將解釋日本年輕一代的標準語言和方言的使用狀況。

關於受訪者的出生地，北海道0人，³⁰東北³¹2人，關東³²5人，³³中部22人，近畿2人³⁴，中國³⁵3人，³⁶四國1人，³⁷九州14人，沖繩³⁸1人。目前位於北海道地區 0 個、東北地區 0 個、關東地區 5 個、中部地區 26 個、近畿地區 1 個、中國地區 1 個、四國地區 0 個、16 個九州地區、海外1個。

³⁰ 指北海道。

³¹ 指青森縣、岩手縣、秋田縣、宮城縣、山形縣、福島縣。

³² 指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

³³ 指新潟縣、石川縣、福井縣、富山縣、長野縣、山梨縣、靜岡縣、岐阜縣、愛知縣。

³⁴ 指三重縣、滋賀縣、奈良縣、和歌山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

³⁵ 指岡山縣、廣島縣、鳥取縣、島根縣、山口縣。

³⁶ 指香川縣、德島縣、愛媛縣、高知縣。

³⁷ 指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大分縣、熊本縣、宮崎縣、鹿兒島縣。

³⁸ 指的是沖繩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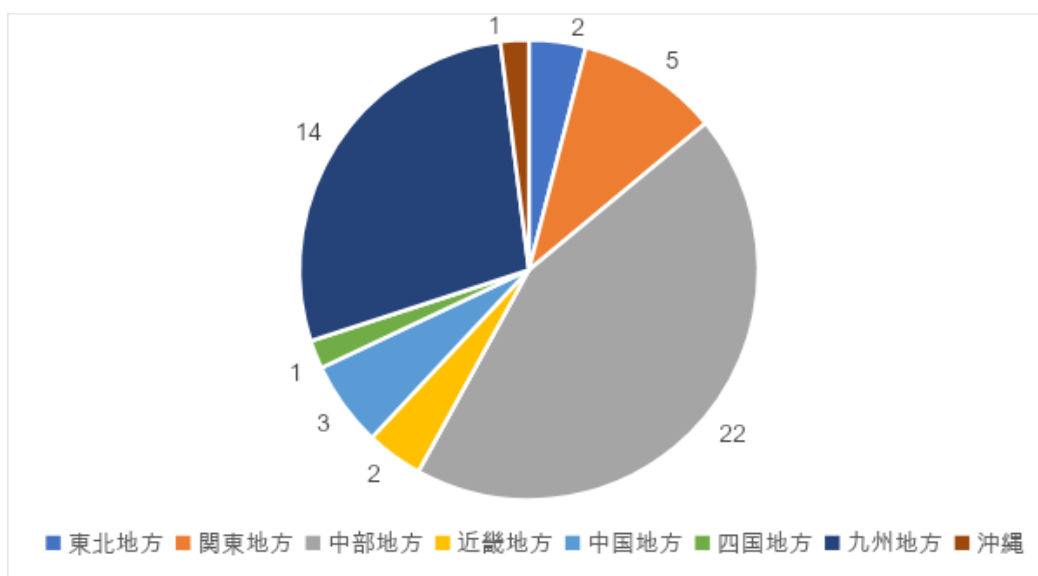


圖 16 受訪者出生地（日本）

關於可以說的方言（1人可以選擇多於一種），1人說南部話，1人說福島話，1人說栃木話，2人說靜岡話，1人說遠州話，1人說新潟方言，名古屋方言2人，岐阜方言1人，石川方言3人，金澤方言10人，加賀方言1人，富山方言7人，福井方言2人，嶺南方言1人。關西話8人，廣島話1人，山口話1人，讚岐話1人，博多話13人，築後話3人，備後話1人，大牟田話1人，佐賀話4人，唐方言1人，大分方言1人，熊本方言1人，長崎方言1人，沖繩方言1人。另外，最精通方言的是南部方言1人，靜岡方言2人，遠州方言1人，新潟方言1人，名古屋方言2人，飛騨方言1人，石川方言1人，5人金澤方言1人，加賀方言1人，富山方言5人，福井方言1人，嶺南方言1人，關西方言2人，廣島方言1人，山口方言1人。1人，賓後方言1人，佐賀方言1人，唐津方言1人，長崎方言1人，沖繩方言1人。由於作者的個人關係，受訪者大多來自中部和九州地區，會說北陸和九州方言。回答「只會說標準日語」的有5人，其中4人來自關東地區，1人來自中部地區。不能說方言的原因與標準語是由東京方言創造出來的，而關東地區是受標準語影響最大的地區。另外，有多少受訪者會說家鄉以外的方言？這種現象被認為是由多種影響造成的，包括你目前居住的地方、你的父母之一是否來自另一個地區、你的朋友來自哪裡，以及你是如何接觸網路或電視的。下一個問題是：“你能說你最擅長的方言嗎？”這是一個從1（稍好）到5（非常好）的自我評估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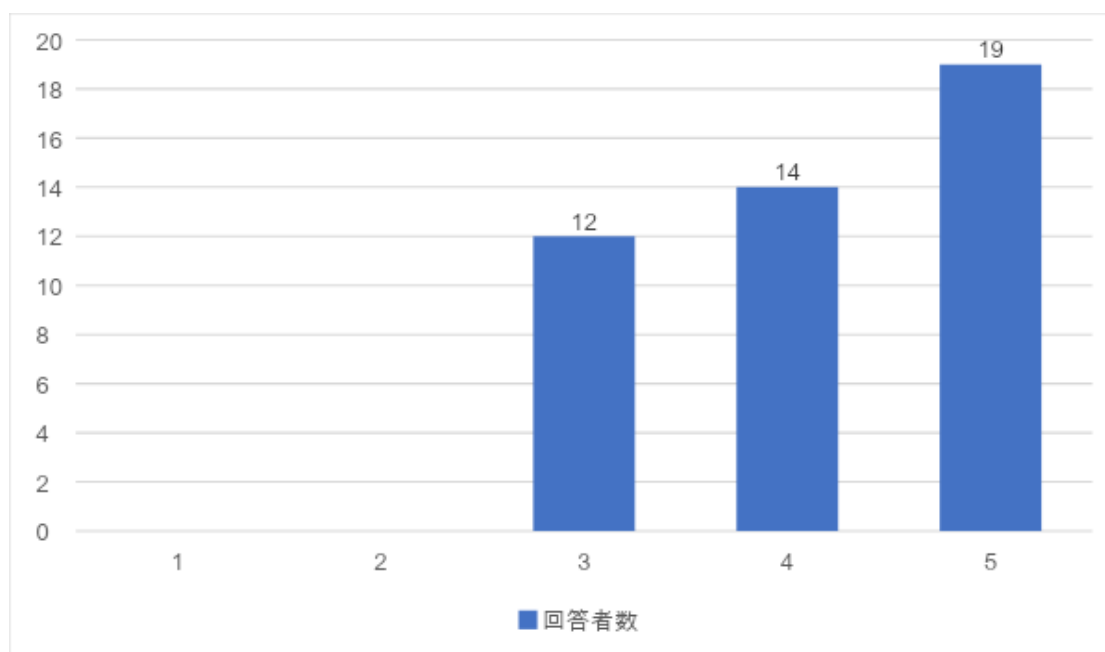


圖 17：大多數方言的熟練程度

關於“方言熟練程度的最佳水平”，在會說方言的45名受訪者中，除了5名只能說標準日語的人外，回答“一般”的有12人，回答“良好”的有14人，有19人回答他們「非常好」。從上述回覆數量來看，受訪者對自己的方言能力有較高認識，對自己說方言的能力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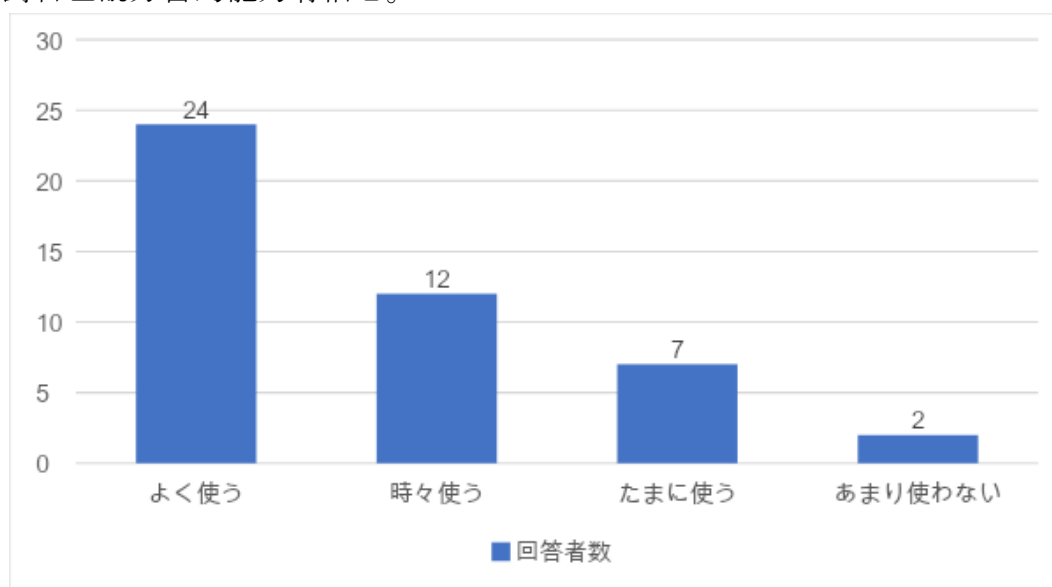


圖 18 方言使用頻率

關於“方言使用頻率”，50 名受訪者中，超過一半（24 人）回答“我經常使用”，12 人回答“我有時使用”，還有 7 人回答“我不使用”。”，還有5 個人回答“我根本不使用它。從上表可以發現，大多數受訪者的方言使用率都非常高。

我們透過區分各種對話的主題和地點來調查標準語言和方言的使用。首先，以下是 50 位受訪者對「與下列人交談時最常使用下列哪一項？」這一問題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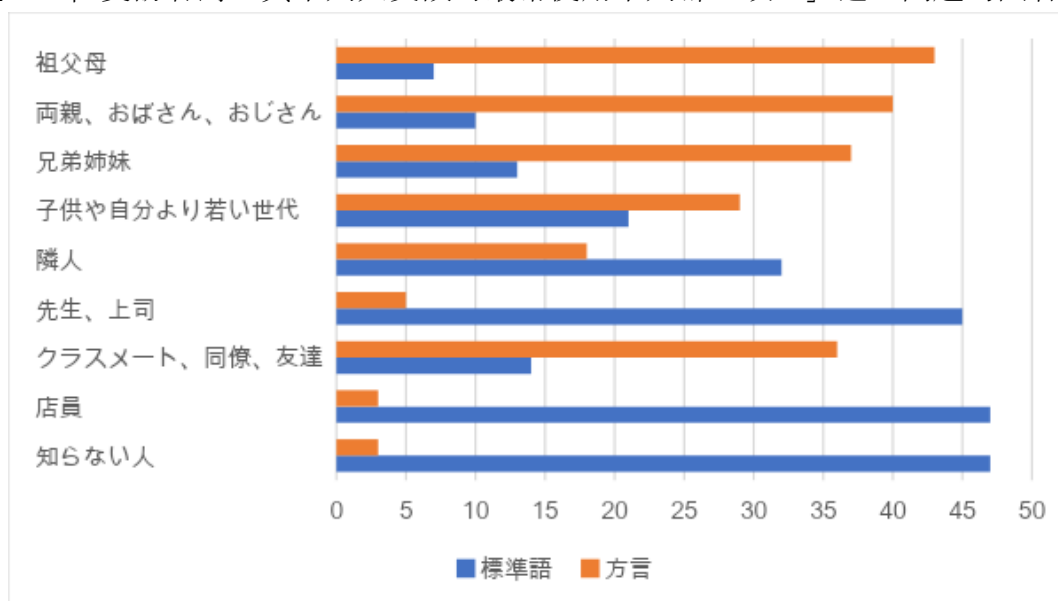


圖19 根據對話目標選擇語言

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在與家人（內域目標）交談時使用方言，但目標越年輕，他們就越有可能使用標準語言。此外，在與外地人交談時，除了同學、同事和朋友之外，受訪者幾乎總是使用標準語言。

接下來是受訪者根據位置所選擇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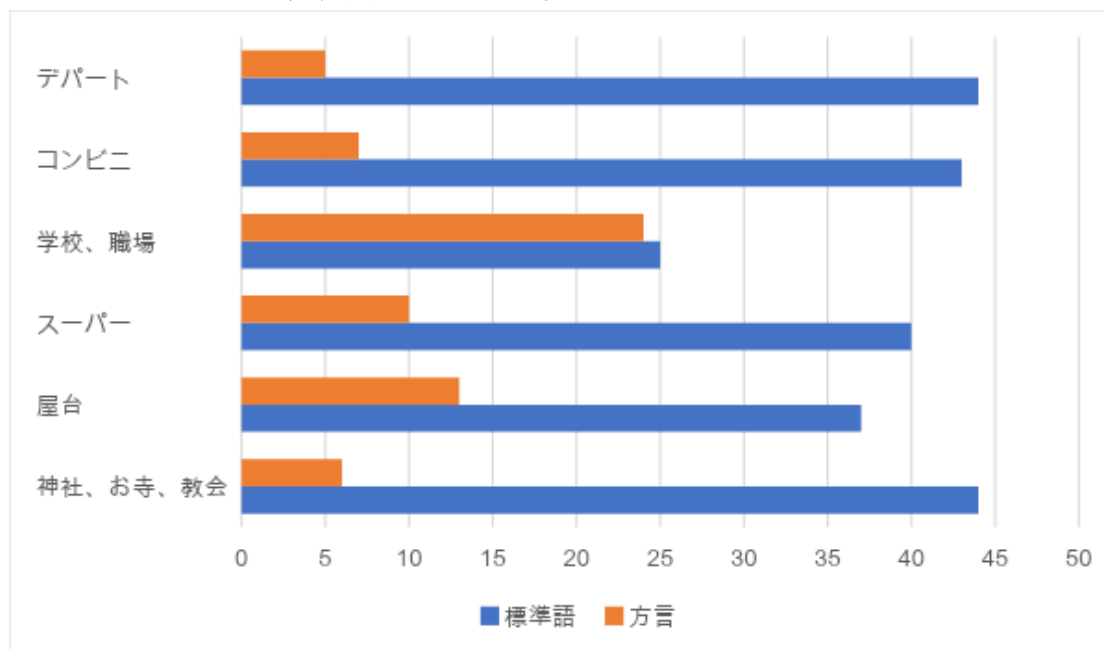


圖20 根據位置選擇語言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除學校和工作場所外，受訪者在百貨公司、便利商店、超市、小吃攤、神社、寺廟和教堂等場所更傾向於使用標準日語。

從上面可以發現，台灣和日本的年輕人會根據談話的主題和地點使用不同的語

言。特別是，人們在與老年人或其家人等人交談時使用當地語言/方言。然而，當自我評估自己能說當地語言/方言的程度和使用頻率時，很明顯，日本年輕人比台灣年輕人更有信心說當地語言/方言，方言使用率較高。

3.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方言教育

1945年至1987年，「日語運動」大力推動台灣中小學日語（國語）教育。菅野（2012）指出，在國民黨傳統的語言政策中，方言僅限於私人領域，而在公共領域，基本前提是使用國語的統一語言政策。相較之下，當地語言教育是在1987年戒嚴解除後才開始的。根據《台灣語言文字》報道，自1987年解除戒嚴以來，台灣已從以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統一民族融合政策轉向尊重民族多樣性的「多元文化」政策。³⁹「大陸化」不僅在政治上開始發展，在文化上也開始發展，語言教育「大陸化」的需要開始被呼喚。例如，1990年9月，台北縣烏來國立國中、小學開始為原住民泰雅族學生提供每週兩小時的母語教學。據報道，講泰雅語的教師和當地傳教士使用手工製作的羅馬字母和注音符號教材。同樣在1990年秋天，台北金華國民小學開始在台灣首次教授台語（閩南語），作為其課外活動的一部分。1993年4月3日，時任教育部部長郭偉凡表示：「在將母語教育納入中小學正式學術活動的前提下，不妨礙國語教育的推進」。客家話。語言教育已正式納入學校教育，成為「地方教育」的一部分。此次公佈的課程大綱是從1996年新學年開始實施的新《國家小學課程標準》，要求學生從1996年起每週完成一節（40分鐘）的「地方教育活動」。年級已經成為規定。1994年公佈並從1997年新學期開始實施的新《國家初中課程標準》中，要求學生從第一節起每週選修一堂「鄉土藝術活動」和三堂「台灣意識」課程。1994年頒布的《全國小學地方教育活動課程標準》在地方教育目標中明確將語言視為地方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在1998年公佈、2001年實施的新課程《全國中小學九年制綜合課程》中，將語言教育作為一個單獨的科目，稱為地方語言教育，從一開始就開始實施。至六年級，請學生選擇語言，如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每週學習一課時⁴⁰。換句話說，在今天的台灣，小學都有必修的當地語言課程，學生可以學習其中一種語言，例如閩南語、客家語或土著語言。然而，在國中幾乎沒有開展地方語言教育的記錄，而且不是語言教育，而是地方藝術、地理意識等內容。而且，在課程大綱中，高中幾乎沒有明確提及方言教育，我和我周圍的人（2000年後出生的人）也沒有在高中學習過當地語言的記憶。

另一方面，在日本，明治時期就開始了關於國語和標準語的爭論和研究。明治後期，選定了國語，開始了國語教育。戰後，出於標準語言教育和經濟增長的考慮，積極推動方言的消滅和糾正，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觀點逐漸改變，學校開始教授與方言相關的內容和語言哲學。齊木龍正（2019）《方言在日語課程中的地位：從課程大綱和教材的角度》指出，從課程大綱來看，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方言教育是以方言和語言為基礎的。了解兩者的差異和所扮演的角色⁴¹。另外，Toshie Yasui（2022）「論學校教育中方言的處理」根據《問卷調查特色》

³⁹ 中川仁（2009），第 103-141 頁。

⁴⁰ Atsushi Kanno（2012）「台灣語言和文字：國語、方言和文字改革」（Keiso Shobo），第 227-245 頁。

⁴¹ 齊木龍正（2019）《日語課程中方言的定位：從課程指南和教材的角度》，《學藝日語教育研究》第 37 期，第 97-103 頁，第 109 頁。

，調查結果顯示，小學階段方言教育的描述較多，國高中階段方言教育的描述較少。從方言教育的內容來看，我們發現，在小學，有很多課程是針對自己地區方言的，在初中，有很多課程是為了了解自己地區方言的差異。另外，在調查中，最常見的答案是高中時學習方言是透過古典課程完成的⁴²。對此，Yasui（2022）指出，方言被用作理解古代文本的線索。整體而言，表示自己在高中接受過方言教育的受訪者數量低於小學或國中，但可以說，高中階段接受方言教育的內容更加專業化。

從以上可以看出，台灣和日本實行「標準語言教育」（日語教育）導致了方言的衰落。關於方言教育（地方語言教育），在台灣，明確分為“國語”和“地方語言”兩類，而在日本，大多包含在日語課程中，方言沒有涉及到一點。原因是台灣和日本的標準語和方言之間的關係不同。由於語言譜系和標準語言發展的過程不同，方言教育（地方語言教育）的實施狀態也可能不同。而且，無論是台灣或日本，許多人的印象是在小學就接受過方言教育（當地語言教育），或是有不同的科目。然而，一旦學生進入國中、高中，與方言（地方語言）相關的內容就明顯減少，可以說，方言教育（地方語言教育）幾乎完全局限於小學。

4. 人們對方言的看法（年輕人）

調查的第三部分於2023年12月13日至19日進行，內容是關於台灣年輕人的「語言使用及其印象」。關於對國語（中文）和當地語言印象的問卷，回答要么是案例1，“我認為如果我流利地說國語（中文）/當地語言就太好了”，要么是案例2，“我想如果我能用國家語言（中文）/當地語言順利地交談就太好了。進行流暢的對話，我想練習。/當地語言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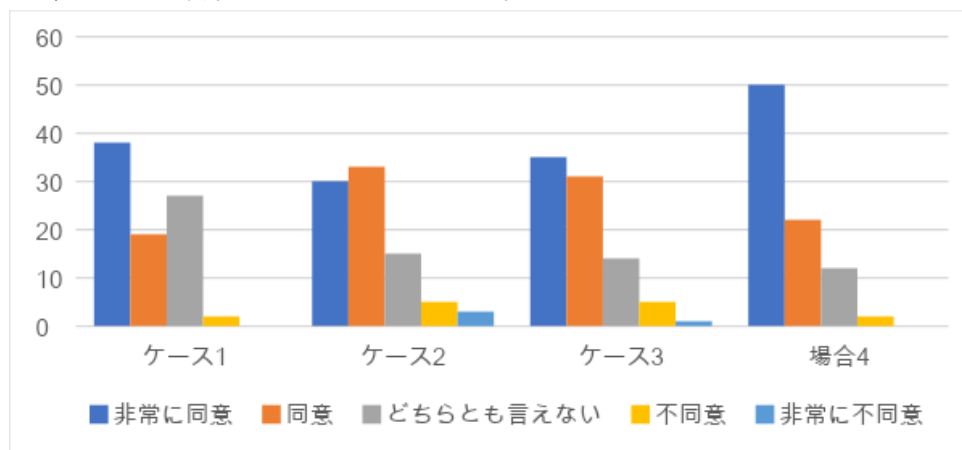


圖21 使用日文（中文）的印象

⁴² 安井敏江（2022）「学校教育中方言の処理：從問卷中看到的特徵」《關西外國語大學學報》115，第290-29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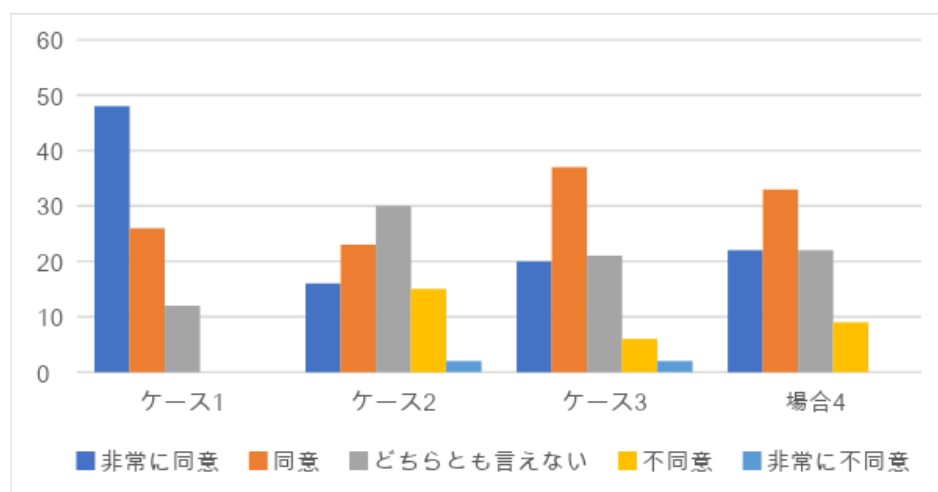


圖22 使用當地語言的感受

從上述調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受訪者認為自己會說當地語言而不是國語（漢語）會更自我滿足，但他們也認為有必要練習國語（漢語）。結果發現，雖然說當地語言的能力得到認可，但國家語言（中文）卻更重要。

接下來是2023年12月13日至19日進行的一項名為“關於方言使用情況”的調查，第三部分調查了日本年輕人的“語言使用情況及其印象”。關於標準語言和方言印象的問卷，案例1 “如果我能用標準語言/方言順利地交流，我認為那就太好了”和案例2 “如果我不能用標準語言順利地交流” /方言，案例3：“如果我不能流利地說標準語言/方言，我想練習”，案例4：“大多數日本人都有能力流利地說標準語言/方言。”我們調查了受訪者對四個案例的看法：“我認為有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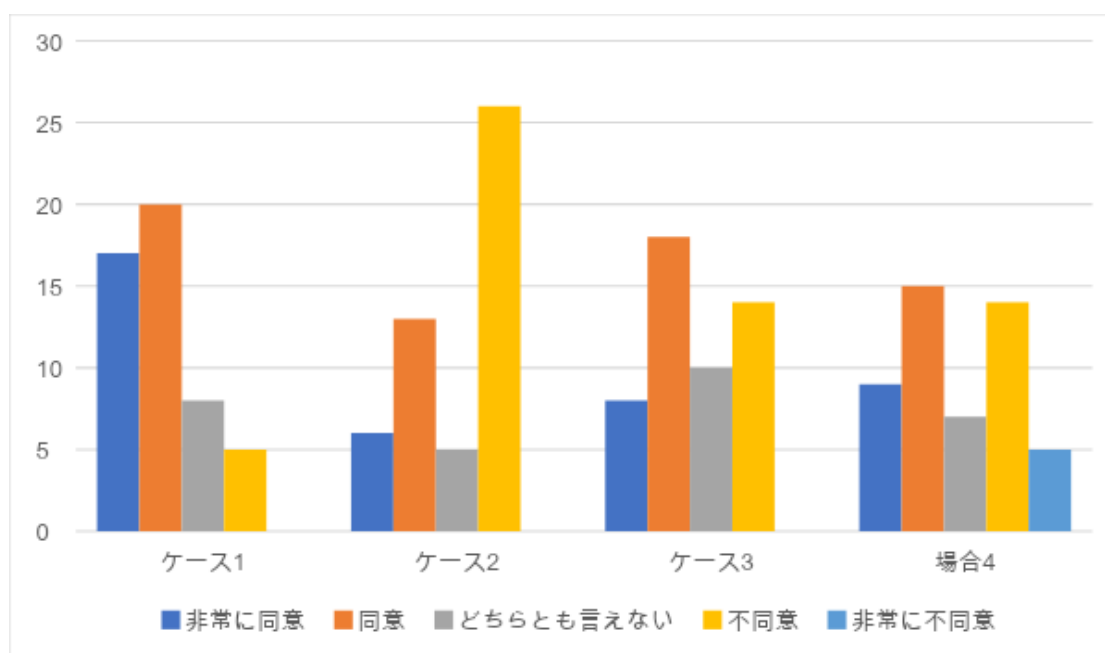


圖23 標準語言使用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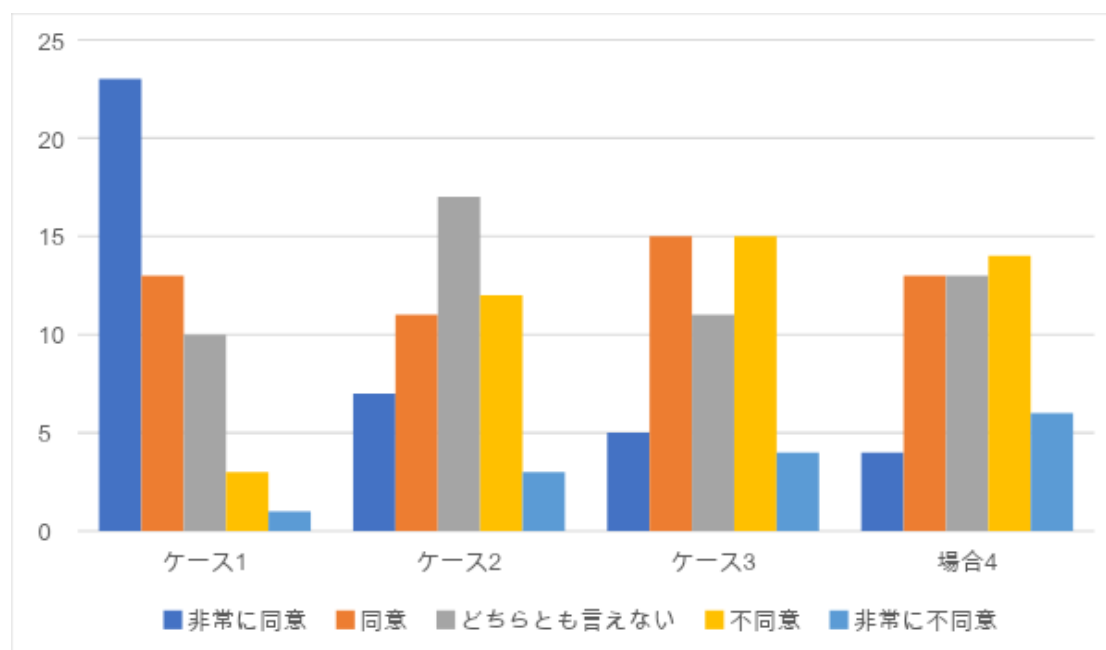


圖24 方言使用印象

調查結果顯示，與台灣一樣，人們會因為能說方言而不是標準日語而感到更加自我滿足，但與台灣不同的是，很少有人因為不能流利地說標準日語而感到悲傷。此外，同意練習標準日語並說流利日語的必要性的受訪者數量比台灣要少，並且有一半的受訪者不同意。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日本年輕人對說方言的能力是很肯定的，對於標準語和方言都不是特別重視。據認為，台灣和日本的年輕人對國語（中文）/標準語言和當地語言/方言的使用略有不同。

關於方言圖像的免費描述，得到了以下回應。年齡和出生地點寫在括號內。

- (1) 冷靜下來。（21-30歲，東北地區）
- (二) 地域特色。（20歲以下、東北地區）
- (3) 我認為說方言作為一個人身分的一部分是件好事。（20歲以下、關東地區）
- (4) 給人一種親切、平易近人的感覺。（20歲以下、關東地區）
- (5) 我覺得很溫暖，很好。
- (6) 可愛。（20歲以下、關東地區）
- (7) 如果當地社區使用他們自己的方言，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然而，我想知道，對於一個從農村來到東京上大學或找工作的人來說，用東京的方言（特別是關西方言）來對待出生在東京的人會是什麼樣的感覺。首先，日本的經濟文化中心是包括東京在內的關東地區，所以至少在商務場合，對話應該標準化為標準語言，以避免溝通上的差異，方言不應該被視為是我認為強調這一點的農村人（尤其是關西人）應該改變他們的想法。如上所述，我對方言（尤其是關西方言）沒有什麼好印象。（21-30歲，關東地區）
- (8) 鄉村感覺。（21-30歲，中部地區）
- (9) 可愛。（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10) 有很多可愛的方言。（21-30歲，中部地區）

- (11) 我覺得跟我說方言的人對我比較開放。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12) 鄉土般的。 (21-30歲, 中部地區)
- (13) 年紀越大, 方言就越濃。 (21-30歲, 中部地區)
- (14) 可愛。 (21-30歲, 中部地區)
- (15) 可愛又有吸引力。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16) 感覺很特別。太可愛了。 (21-30歲, 中部地區)
- (17) 感受當地人的熱情。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十八) 區域特色。 (21-30歲, 中部地區)
- (19) 不用擔心自己家鄉特有的字詞會被加到標準語言中。如果有, 您就可以知道您來自說該方言的地區。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0) 很好。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1) 達伽耶。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2) 表達地域特色的語言。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3) 鄉村, 日本的無形文化財產。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4) 農村。 (21-30歲, 中部地區)
- (25) 我認為這很好。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6) 繼承了舊習俗, 強烈反映該地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字詞。 (21-30歲, 中部地區)
- (二十七) 區域特色。 (21-30歲, 中部地區)
- (28) 可愛。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29) 我常常因為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使用方言而受到批評。因此, 我認為很難將其轉換為標準語言。 (20歲以下、中部地區)
- (30) 很好地體現了該地區的特色。我想如果我們能說方言, 我們的關係就會更親密。 (近畿地區20歲以下)
- (31) 地方特色與溫暖。 (21-30歲, 近畿地區)
- (32) 據說廣島方言既可愛又可怕。但這是我想要珍惜的文化。 (20歲以下、中國地區)
- (33) 友善。 (21-30歲, 中國地區)
- (34) 代表一個人的出身地的特徵, 是個性的特徵之一。 (21-30歲, 中國地區)
- (35) 展示一個地區獨特文化的圖像。 (21-30歲, 四國地區)
- (36) 在某些地方, 他使用了確實難以理解的字眼。 (21-30歲, 九州地區)
- (37) 柔和的印象, 非正式的印象。 (20歲以下、九州地區)
- (38) 留下的資產。 (21-30歲, 九州地區)
- (39) 在該地區長期居住的形象。 (20歲以下、九州地區)
- (40) 我認為這是該地區的一個特徵。 (21-30歲, 九州地區)
- (41) 我認為有趣的是, 不同地區的方言完全不同。 (21-30歲, 九州地區)
- (42) 柔和的形象。 (20歲以下、九州地區)
- (43) 友善、平靜、令人興奮。 (21-30歲, 九州地區)
- (44) 東北地區的方言不被認為很可愛, 有一種鄉村的形象。另一方面, 博多方言、大阪方言等西日本方言則被認為是可愛的。 (21-30歲, 九州地區)

區)

(4 5) 一幅圖像，其中包含許多有些人無法理解的文字。(21-30歲，九州地區)

(4 6) 個性。(21-30歲，九州地區)

(4 7) 我認為方言正在變得過時。不過，我仍然有一種印象，方言通常是老年人使用的，所以我在工作中和與我不親近的人說標準日語，但當我很親近的時候我會使用方言。使用方言可以拉近與聽眾的距離，所以我認為相反，使用標準日語會對通常使用方言的人造成障礙。我說的是福岡方言，雖然福岡叫福岡，但大致有四個地區，每個地區的語調和結尾都不同，所以感覺像是一種文化。(21-30歲，九州地區)

(4 8) 粗糙。(20歲以下、九州地區)

(49) 友善、可愛，在異地聽到自己的方言就感到安心。(21-30歲，沖繩)

當我們看這些描述時，我們發現，雖然方言有「鄉土氣息」等負面形象，但也有正面的一面，如「可愛」、「地域特色」、「友善」和「應該保留的資產」。事實證明，答案有很多。在日本，方言被認為是「地域文化的表達」。此外，方言的形象因方言的類型而異。例如，在自由文本部分中，寫道東北地區的方言給人一種土氣的印象，但關西方言等西日本的方言卻很可愛。似乎很少人覺得京都話和大阪話有「鄉土」的感覺。原因被認為是電視節目和喜劇演員的影響，以及近代之前京都有一位天皇的存在。

4。

● 概括

本文總結了近代台灣和日本語言使用的發展，並討論了標準語與方言的關係、使用狀況、教育和年輕人的觀點。參考石黑圭（2013）的觀點，我了解了國語、官方語言、標準語言、通用語言和俚語之間的定義和關係。本書透過參考各種資料，總結了近代台灣和日本語言的發展、過程和變遷。我們也利用文獻和問卷調查的方式對台灣和日本的案例進行了比較和分析。儘管台灣和日本在語言使用上有許多共同點，但我們也發現，由於文化和歷史的不同，它們也完全不同。然而，本文無法考察方言衰退的現況和解決方案。

● 未來的任務

本文無法進行更廣泛的問卷調查。在研究了一個國家的語言使用後，我認為可能有必要收集年輕人以外的年齡組以及該國每個地區的數據。另外，有人指出調查中的選項有點難以理解，所以我認為在設計問題和答案時要小心很重要。今後我想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進行更細緻、更客觀的研究。

參考

(作者姓名依書寫順序排列)

王金澤，「日本統治時期的殖民和教育政策回顧」，《公民教育報告》，2002年11月。

張學謙，《台灣語言政策變遷分析：語言與語言人》，台東大學人文學報，3-1，2013年

黃英芝《戰後台灣「國語」運動的發展：論魏建功的作用》

《法律研究》75-1, 2002

鄭安秀,《台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易高雄與台灣例子》，高雄文學，5-2015年二月

（按字母順序排列）

李龍淑,《日文的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12）

石黑圭,「日文是由空氣決定的」（東京：弘文社，2013）

今村香《方言與共同語言教育的可能性：2017年課程大綱與中國國家》

《從實用方言學的角度談語言教科書》《藝文研究》1 23-1, 2 022

齊木龍正《方言在日語課程中的地位：課程指南與教材的視角》

《學藝日語教育研究》2019年第37期

菅野敦,《台灣的語言文字：國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Keisoshō）

福薩, 2012）

板谷泰彥《沖繩方言標籤：沖繩流浪詞「內口」的討論》

（沖繩：邊框墨水，2006）

井上文雄,《改變方言，移動標準語》（東京：千曲書房，2007）

德川總研, 日文方言圖（東京：中港新書，1979 年）

中川仁,《戰後台灣的語言政策：國語同化政策與多語制》（東京：Tohosho）商店，2009）

中川仁（監督、解說）王啟明（解說）《台灣人、客家話、日本統治下的戲仿》第三卷《戲仿研究》（東京：現代材料出版協會，2019 年）

早野慎吾《日語教育中的地理語言教育（一）：方言、標準語、通用語》

《宮崎大學教育學院學報》2007 年 16 月。

松永正芳,《戰後台灣的「國語」問題》，一橋論莊，1 31-3, 2004年。

三河町文化雜誌編輯委員會《三河町文化雜誌》（石川：三河町政府，1969年）

安井敏江《關於學校教育中方言的處理：從問卷中看到的特徵》

《關西外國語大學研究文集》第115期，2022年。